

# 中國高校的通識教育課程： 涵義、現況與前景

龐海芍\*

北京理工大學

## 一、甚麼是通識教育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指甚麼？是指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核心課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課程（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簡稱HASS）？還是中國內地及港台高校的通識教育選修課？它是否應該包括公共基礎課？由於不同國家、不同大學的教育理念不同、課程體系結構不盡相同，所以人們對通識課程的理解和界定也常常混亂不清。通識課程究竟所指的是甚麼，還應根據通識教育的內涵來界定。

通識教育作為一種教育理念，之所以產生並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受到推崇，是基於以下幾點認識：（一）大學過分偏重專業教育，導致大學生所學知識割裂、目光局限、視野偏狹，學習只為謀得一份好職業，很少考慮社會責任，不會做人；（二）作為一位社會公民，應該掌握人類文明的基本知識、方法，擁有做人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質（赫欽斯，2001，頁35-51）。通識教育就是要教給大家基本的、共同

---

\*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經濟與管理專業博士，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書記，副教授。

的基礎，這既是進一步學習專業的基礎，更是做一個健全人的要求；

（三）每個人都具有相當大的可塑性，很少人狹隘到只能在一門學科專業裏出入。大學施以通識教育，可以使畢業生具有高度自我調整的能力，以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無論就業、轉換職業或繼續深造，都有伸縮、取捨的空間（虞兆中，1989，頁98）。

正是基於這些認識，通識教育理念主張大學教育除了專業教育內容之外，還應該重視通識教育的內容。如果說專業教育旨在培養學生在某一知識領域的專業技能和謀生手段，那麼通識課程則要通過知識的基礎性、整體性、綜合性、廣博性，使學生拓寬視野，避免偏狹，培養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社會責任感和健全人格，也就是教化他們學會做人。美國一般將通識教育目標表述為使受教育者成為一個「富有責任感的公民」（羅索夫斯基，1996，頁90-92）；<sup>1</sup>香港和台灣則表述為培養一個「健全的人」、「完整的人」。

正如哈佛紅皮書指出的：通識教育一詞，它既不是指通用知識（如果這種知識存在的話）的教育，也不是指教育的全部，通常是指一個學生所受的全部教育中的一部分——即培養其成為富有責任感的公民的那部分。與之相對應，「專業教育」強調的是培養學生職業能力的那部分教育（Harvard Committee, 1945, pp. 51-52）。

據此，筆者認為，通識教育內容可以分為廣義的、一般的和狹義的，如圖1-1所示。

**廣義的通識教育內容**是指除專業教育之外的所有內容，既包括正式課程G1，也包括非正式課程G2，如社團活動、社會實踐、各類講座、校園文化等等，目的均在於培養健全的人格。

**狹義的通識教育內容**僅指冠以「通識教育課」稱號的課程（G12）。在中國內地及台灣，初期實施通識教育時，主要是通過一定

1 羅索夫斯基給出了健全人的種種標準，詳見羅索夫斯基（Rosovsky, H.），頁90-92。

學分（6–8學分）的通識教育選修課來進行的，所以，一些人非常狹隘地認為「通識教育」就是指「通識教育選修課」。目前，通識教育選修課仍然是內地、港台很多高校進行通識教育的主要形式，只是從6到18學分不等。而事實上，僅靠少量的通識教育選修課很難實現培養健全人的通識目標，所以，這種狹義的理解並不可取。

一般的通識教育內容主要指在本科培養計劃中非專業教育課程的那部分（G1）。該部分課程應當為體現通識理念、實現通識目標而設計，目的不是培養學生在某一知識領域的專業技能，而是著眼於使受教育者成為一個「健全的人」，使他們具備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富有責任感等。無疑，這是大學教育體現通識教育理念的主要途徑和核心內容。下文也將重點分析一般意義上的通識教育內容，即正式的通識教育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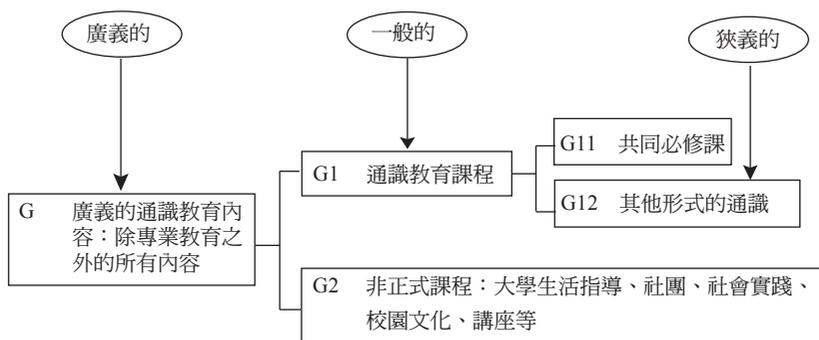


圖1-1 通識教育內容構成圖

美國大學的本科教育課程是基於通識教育理念構建的，一般由三大部分組成：通識課程+主修的專業課程+自由選修課程。<sup>2</sup>其通識課程包括（一）兩三門的共同必修科，一般為英文寫作、外國語言、電腦等；（二）不同形式的通識課程，最常見的有分佈必修、

2 自由選修課程是學生根據興趣的自由選擇，既可以選修通識課程，也可以選擇主修的專業課程，還可以選擇與本專業毫不相干的其他課程。

核心課程、自由任選等，其內容一般涵蓋人文、社會、自然科學三大知識領域，目的是向學生提供不可缺少的知識領域的主要方法和思維方式，也為進一步學習奠定共同的基礎。以哈佛大學為例，本科畢業需修滿32門課程，其中需要修習通識教育課程12門，包括3門共同必修課和9門核心通識課（見表1-1），佔總課程的37.5%（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4, p. 60）。

表1-1 哈佛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一覽表（2006）

課程類別	內 容
共同必修課（共3門）	Expository Writing 寫作1門 Foreign Language 外語2門
核心課程（共9門） 11個領域 〔學生必須至少選修7個領域 （非自己主修領域）的課程〕	外國文化（Foreign Cultures）； 歷史研究（History Study）A； 歷史研究B； 文學與藝術（Literature and Arts）A； 文學與藝術B； 文學與藝術C； 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 數量推理（Quantitative Reasoning）； 科學（Science）A； 科學B； 社會分析（Social Analysis）。

麻省理工學院的學士課程主要由公共必修課（general institute requirements）和專業課程（含自由選修課）構成（表1-2）。公共必修課部分即相當於通識課程，包括自然科學基礎、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科學技術及實驗等，課程合計17門，約佔本科課程總量38門

的44.7%。其中，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課程8門，佔總課程量的21.1%。

表1-2 麻省理工學院學士學位課程及學分要求

課程類別		說明
學院公共必修課 (17門)	自然科學共6門	包括：生物1門，化學1門，物理2門，微積分2門。
	實驗課12學分，1-2門	從四十多門實驗課中選取，鍛煉動手能力。
	科學技術限選課 (REST) 2門	至少有1門在本專業以外的課程中選取，拓寬視野。
	人文、藝術、社會科學 課(HASS)，8門	學生至少修讀8門課程，每門課程至少9學分。
其他	體育4門	8學分
專業課程	主修專業課共15-17門	必須完成系定的180-193學分的專業課程，其中包括無限制選修48分。

中國內地高校的本科課程體系一般由「公共基礎課+學科基礎課+專業課」三部分構成。二十世紀末開展文化素質教育後，各大學在公共基礎課中專門開設了通識教育（或文化素質教育）選修課，要求本科生選修一定的學分。以北京理工大學為例（表1-3），獲得學士學位需要修讀180學分，包括81.5學分的公共基礎課、31.5學分的學科基礎課，以及67學分的專業教育課。其公共基礎課與麻省理工學院的公共必修課相似。根據前文（圖1-1）的界定，北京理工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絕不是僅指8學分的通識選修課，所有公共基礎課均應「視作」通識教育課程。事實上，中國內地高校的通識教育課程構成大同小異（如表1-4所示），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論課（以下簡稱「兩課」）、

外語和電腦、體育和軍訓、通識選修課，理工類大學一般還有自然科學基礎課。那麼，這些課程是否體現了通識教育理念？是否為培養健全人的目標而設計？教育效果如何？下文將逐一進行分析。

表1-3 北京理工大學本科教育課程及學分（2007）<sup>3</sup>

<b>北京理工大學本科教育課程（總學分180）</b>	
<b>公共基礎課（81.5學分，佔總學分的45.3%）</b>	
1. 思想政治理論課（14學分）	思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等
2. 自然科學基礎（31分）	數學（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與數理統計）17學分、大學物理、物理實驗11學分、化學3學分
3. 電腦（6學分）	電腦基礎和程式設計
4. 體能訓練（6.5分）	軍訓2.5學分、體育4學分
5. 外語（16學分）	大學英語12學分、專項外語（選修）4學分
6. 通識教育選修課（8學分）	要求在六類課程：歷史與社會、經濟與法律、文學藝術、語言、自然科學、工程技術中修滿8學分
<b>學科基礎課（31.5學分，佔總學分的17.5%）</b>	
必修課、選修課	
<b>專業教育（67學分，佔總學分的37.2%）</b>	
必修課、專業選修課、實踐教學與畢業設計〔含實踐教學，實驗選修，畢業設計（論文）〕	

3 以北京理工大學某工科類專業2007屆本科畢業生的培養計劃為例。

表1-4 內地部分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2007）<sup>4</sup>

<b>北京大學</b> 力學與工程科學系（總學分140）
<p><b>1. 公共必修課</b>（共30學分，佔總學分的21.4%）</p> <p>大學英語8學分</p> <p>思想政治理論課10學分</p> <p>電腦與資料結構6學分</p> <p>軍訓2學分</p> <p>體育4學分</p> <p><b>2. 通識選修課</b>（共16學分，佔總學分的11.4%）</p> <p>5個基本領域：</p> <p>「數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與心理學」、「歷史學」、 「語言學、文學與藝術」</p>
<b>清華大學</b> 資訊科學技術學院（總學分170）
<p><b>1. 公共必修課</b>（共67學分，佔總學分的39.4%）</p> <p>大學英語6學分</p> <p>思想政治理論課14學分</p> <p>數學及自然科學基礎40學分</p> <p>軍訓3學分</p> <p>體育4學分</p> <p><b>2. 文化素質教育課程體系</b>（理工科學生修滿13學分，佔總學分的7.6%）</p> <p>8個課組：</p> <p>「歷史與文化」、「語言與文學」、「哲學與人生」、「科技與社會」、 「法學、經濟與管理」、「當代中國與世界」、「藝術教育」、「科學與技術」</p>

4 內容來自各大學本科生2007培養方案。

表1-4 內地部分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續）

<p><b>華中科技大學</b></p> <p>機械設計製造及自動化專業（總學分195.5）</p> <p><b>1. 通識基礎必修課</b>（共64.5學分，佔總學分的33.0%）</p> <p>大學英語14學分</p> <p>政治思想理論課14學分</p> <p>數學18.5學分</p> <p>物理10.5學分</p> <p>工程化學2.5學分</p> <p>軍事理論1學分</p> <p>體育4學分</p> <p><b>2. 通識教育選修課</b>（理工類專業修滿10學分，佔總學分的5.1%）</p> <p>兩大系列：</p> <p>「人文社會科學公選課」、「自然科學公選課」</p>
<p><b>復旦大學</b></p> <p>飛行器設計與工程專業（總學分142）</p> <p><b>1. 綜合教育必修課</b>（合計32學分，佔總學分的22.5%）</p> <p>大學英語12學分</p> <p>政治與德育12學分</p> <p>電腦基礎3學分</p> <p>軍訓1學分</p> <p>體育4學分</p> <p><b>2. 通識教育核心課程</b>（需修13學分，佔總學分的9.2%）</p> <p>六大模組：</p> <p>「文史經典與文化傳承」、「哲學智慧與批判性思維」、「文明對話與世界視野」、「科技進步與科學精神」、「生態環境與生命關懷」、「藝術創作與審美體驗」</p>

## 二、通識教育課程存在的問題

僅從學分比例看，內地高校的通識教育課程佔總學分的比例與哈佛、麻省理工學院相比並不低（圖2-1）。但具體分析通識教育課程的內容構成，則差異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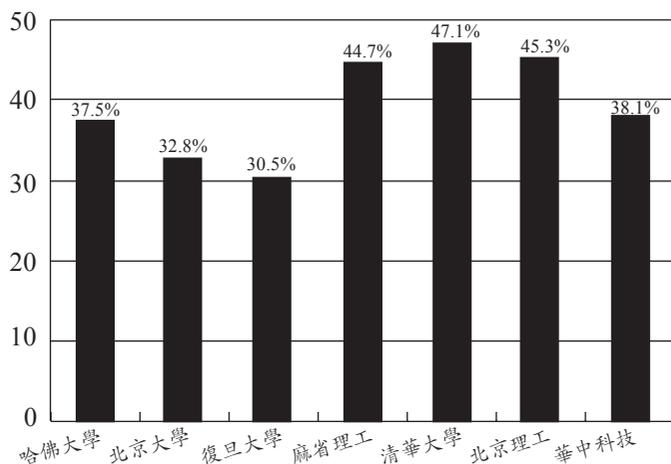


圖2-1 部分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佔總學分比例圖

「兩課」是內地大學教育內容的一大特色。它是指現階段在普通高校開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和思想政治教育課，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教育部規定的各級各類大學的必修課程，內容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概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思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形勢與政策等課程，高達10-14學分。「兩課」的主要目的是對大學生進行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培養他們成為具有較高政治理論素質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此類課程是各大學最主要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內容，與麻省理工學院的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課程（HASS）地位相似。但與麻省理工學院的HASS課程相比，教育內容及學習形式過於單一。麻省理工學院要求學生至少修讀8門HASS課程，佔總課程的21.1%，目的在於「使學生對人類社會及其傳統、制度有寬廣的理解，加深各種文化和專業知識的理解，激勵他們作為一個人、一個專業人員、一名社會成員很好生活擁有必需的情感和能力」。為了保證學生在人文社科領域學習的「廣度」和「深度」，麻省理工學院對HASS課程體系及修讀規定進行了精心設計（如表2-1），採取了「分類選修制」（HASS-D）、「專修制」（HASS-C）以及自由選修相結合的原則。要求每個本科生：

- （一）必須修完至少8門HASS課程（包括2門寫作技巧和交際能力課），每門課程至少9學分，保證每個學生都能對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領域有一定的瞭解；
- （二）8門課程中的3門必須選自不同門類的HASS分類課程，目的是保證學生在人文社科知識領域的「寬度」；
- （三）8門課程中的3或4門必須選自其中一個由學院界定的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專修」領域，保證學生對某一領域認識和理解的「深度」，避免認識浮淺、流於表面；
- （四）8門課程中既不屬於「分類選修制」，也不屬於「專修制」的課程。它是屬於HASS自由選修範疇，鼓勵學生選修更多的HASS課程。

可見，麻省理工學院為實現通識教育目標，對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課程進行了精心設計。在課程內容方面，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可以使學生廣泛理解自然和人類，瞭解多種價值觀；在課程修讀形式上，既有「分類選修」以擴展學生學習人文社科的「廣度」，也有「專修要求」以保證學生在某一領域的學習「深度」，還有「自由選修」來滿足學生的興趣，三種形式結合有利於學生拓寬視野，並深入

掌握人文社會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方法。相比之下，內地高校「兩課」的教育內容和學習形式均過於單一，課程均為必修，且全國規定了統一的教學大綱，內容主要是政治思想理論和道德教育，說教色彩濃厚，不利於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需要反思的是，「兩課」所佔學分很多，教育效果卻不如人意，據筆者調查，學生投入的學習精力最少、學習收穫也最小（龐海芍，2009，頁118-123）。

表2-1 麻省理工學院HASS課程結構

<b>HASS-D 課程</b>
<p>5個門類：</p> <p>文學和原著閱讀、語言思想和價值觀、視覺與表演藝術、文化與社會研究、歷史研究</p> <p>課程要求：學生可以在5類課程中的3類選3門課程</p>
<b>HASS-C 課程</b>
<p>29個領域：</p> <p>美國研究、人類學、東亞研究、經濟學、工藝建築史、音樂、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戲劇藝術、城市研究、婦女研究、政治科學、宗教研究、俄國研究……</p> <p>課程要求：學生可在29個集中學習的領域中任選一個作為自己的專修學習領域，學習3-4門專修課程</p>
<b>HASS自由選修</b>
<p>可在上面兩個課程體系中任意選修</p> <p>課程要求：多出的HASS學分可以沖抵專業課程中無限制選修學分</p>

外語和電腦主要是提高基本技能的工具性課程，也是當代大學生必須掌握的重要技能。這本無可厚非，但內地高校的大學英語所佔學分比例之高、學生投入精力之多難免有些「異化」，不能排除極強的功利學習目的。相比之下，美國的大學都把本國語言作為必修課程，

訓練大學生清晰表達與有效溝通的能力。中國的「大學語文」作為公共必修課從1952年學習前蘇聯專才教育即消失，從此中斷。直到1978年以後，一些高校如南京大學、南開大學自發地恢復了。目前，大學語文只是在一些綜合大學或文科專業開設，而頗需要加強人文素養的理工科專業反而開設不多。事實上，語言應該是非常重要的通識教育內容，誠如錢理群先生所言，「大學語文應該定位為通識教育課，它對人類精神文化傳承、學生人文素養培養、健全人格形成、審美能力提高有著重要的作用（張英，2007）」。

**自然科學基礎課程**在理工科大學和綜合性大學有較大差異，或者說理工科專業和文科類專業要求不同。理工科專業一般把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基礎作為公共必修課程，學分多達30-40。但目前這類課程的教學更側重於為進一步的專業學習奠定基礎，服務於專業教育的目的，遠遠大於通識教育的目的。文科專業學習用到的自然科學知識少，因此，文科學生僅學習數學等非常少的自然科學課程。事實上，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推理能力等基本素養和技能，不論文科還是理科的大學生都非常需要，其通識教育作用同樣不容忽視。

通過分析發現，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必修課過分突出了政治教育功能、工具技能掌握，以及服務於專業學習的自然科學基礎教育，沒有很好地體現通識教育精神。事實上，中國的大學普遍沒有立足於通識教育的辦學理念和目標而專門設計公共必修課，也沒有把公共必修課看作是通識教育課程的一部分，而是把通識教育的重任交給了「通識教育選修課」。

在現階段，**通識教育選修課**是各大學專門為通識教育目標而設的科目，也是大學自身有較大自主權的課程。課程普遍仿效哈佛的核心課程分類方式，內容都力爭涵蓋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大知識領域，採取了分佈選修的模式，學分要求從6至16分不等（見表1-4）。但是，無論是課程的品質還是份量，中國大學的通識選修課

與哈佛大學的核心課程都難以同日而語。筆者的調查結果表明，「內容雜、結構亂、品質差、地位低」已經成為中國大學通選課的通病，並因此導致其「邊緣化」、「次等化」，形成了惡性循環，難以贏得教師和學生的尊重（龐海芍，2009，頁118-123）。再加上內地高校通選課學分很少，實難擔負起實現通識教育目標的重任。

以北京某大學為例，要求理工專業學生本科期間選修8學分通選課，共計4門課程，每門課程32課時，共計 $4 \times 32 = 128$ 課時。該校通識教育選修課包括六大門類，2007-2008學年該校共開設通識選修課87門，類別分佈如表2-2。可以看出，在87門通識教育選修課中，類別數量從二三門到十三四門、四十餘門不等，且無一定規律可循。

表2-2 北京某大學通識教育選修課程分佈一覽表<sup>5</sup>（2007年3月）

通識教育選修課	
六大門類：	
文學藝術	41門
經濟與法律	2門
自然科學	14門
歷史與社會	14門
語言類	3門
工程技術	13門
合共 87門	

那麼，每個類別中的課程內容如何呢？表2-3給出了「歷史與社會」、「經濟與法律」兩個門類所開設的具體課程。在「歷史與社會」類的14門課程中，心理及健康教育類課程就有8門，佔57%，而很難

5 此處資料引自北京某大學的《通識教育選修課手冊》。

找到真正的「歷史」課。在僅有的2門「經濟與法律」類課程中，課程內容與所屬類別又有些南轅北轍。可以看出，每個類別中的具體課程內容龐雜，實用性內容較多。

表2-3 北京某大學通選課部分課程目錄（2007年3月）

歷史與社會類（14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人際關係與團體行為</li> <li>2. 腦資訊特徵與心理測量</li> <li>3.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防護</li> <li>4. 性健康教育</li> <li>5. 孫子兵法解讀</li> <li>6. 大學生自我發展與心理健康</li> <li>7. 應用心理學</li> <li>8. 職業生涯開發與管理</li> <li>9. 國防戰略及相關熱點問題</li> <li>10. 健康教育</li> <li>11. 現代西方哲學</li> <li>12. 現代心理學</li> <li>13. 運動與健康</li> <li>14. 中國帝王創業思想及治國方略</li> </ol> <p>作者評價：歷史課程有多少？</p>
經濟與法律類（2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公共關係學</li> <li>2. 企業品質管制及ISO9000標準</li> </ol> <p>作者評價：難覓法律蹤影</p>

事實上，通識教育選修課內容結構雜亂無章的情況在內地各大學普遍存在。究其原因，則在於中國大學的本科教育教學目標難以擺脫專業教育模式的影響，奉行的依然是社會本位的知識—道德教育教學

目的觀，即主張教育和教學目的應該使學生確立以社會為本位的道德，「培養共產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積極建設者」。具體的教學目的和任務是：傳授和學習系統的科學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在此基礎上發展學生的智力和體力；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學生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和道德品質（施良方、崔允漵，1999，頁48-49）。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全面學習前蘇聯、進行專才教育而樹立的教學觀。

中國內地高校的本科課程結構也學習前蘇聯形成了「三層樓」的設計模式，即從培養一個專才的需要出發，構建專業所需要的學科基礎課和公共基礎課，形成了「公共基礎課—學科基礎課—專業課」體系；在課程內容上，則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具技能教育、自然科學基礎教育及專業教育。1978年以來，內地大學開始提倡糾偏專業教育、強調拓寬基礎、淡化專業教育。近年來，有的大學也採取了新的課程規劃方式，如復旦大學將本科課程劃分為：（一）綜合教育課程、（二）文理基礎課程、（三）專業教育課程、（四）任意選修。<sup>6</sup> 華中科技大學劃分為：（一）通識教育課、（二）學科基礎課、（三）專業課程、（四）實踐教學環節。<sup>7</sup>但是，目前主要還是課程形式結構的改變，課程的實質——包括內容、價值取向、教學目的及方式方法——還沒有根本改變。

### 三、通識教育課程建設的出路

教育學家葉瀾認為，教育系統是功能選擇在先、結構形成在後。只有確定了希望教育發揮甚麼作用，才能進一步制定教育目標、構建教育制度、選擇教育內容、安排組織具體的教育活動等（葉瀾，

6 詳情可參考復旦大學網頁（<http://www.fudan.edu.cn>）中的《復旦大學2006年教學培養方案修訂說明》。

7 詳情可參考華中科技大學網頁（<http://www.hust.edu.cn>）中的《華中科技大學機械設計製造機器自動化專業本科培養計劃2006》。

1991, 頁319)。實施通識教育實際上是對大學教育目的的重新思考，是對本科教育教學目標的重新定位。目前，針對通識教育課程存在的問題，亟需澄清兩點認識。

**一是對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認識問題。**不可否認，教育是具有政治性的，政治對教育有著直接的制約作用。問題的關鍵不是教育要不要為政治服務，而是如何為政治服務。以目前中國大學公共必修課的構成為例，思想政治理論課、軍訓、外語均是教育部明確規定必開的課程，其學分合計佔去了公共基礎課的50%至80%。在有限的學分和課時總量內，大學的必修課程受國家干預過多。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效率低下，不但對教育資源造成很大的浪費，也容易造成學生的逆反心理。因此，在注重發揮教育的政治功能時，還必須尊重教育自身的發展規律，根據人的身心發展特點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如在基礎教育階段，學生的身心發展還很不成熟，國家對思想政治教育進行標準化的統一要求很有必要，而大學教育更崇尚理性、獨立思考與判斷，應該多樣化和個性化，思想政治教育如果簡單地用統一課程進行強制灌輸已經很難奏效。

**二是對通識教育在大學教育中的定位問題。**這主要取決於大學決策者對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關係的定位。目前，通識教育還遠沒有成為中國大學的辦學理念，通識教育並不是作為一種獨立的教育模式，而是作為專業教育的基礎、補充、糾正。「通識」只是使學生知識拓寬、視野開闊，為他們進一步的專業學習打下更好的基礎（王義道，2006，頁2-8）。在這樣的定位下，很多大學的公共必修課承擔的主要功能便是為專業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理工科專業需要堅實的數理化基礎，所以就開設了大量的自然科學基礎課程；文科專業缺乏自然科學基礎並不直接影響專業學習，所以修習的自然科學課程非常少，相反則開設了有利於文科專業學習的「大學語文」。

因此，通識教育課程要想擺脫困境，必須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實行三步走」的推進策略。「大處著眼」，就是要轉變教育觀念，著眼於把通識教育作為整所大學的辦學理念，建立通識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但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還要立足現實，從「小處著手」，就是從通識課程建設入手，從易到難，實行「三步走」的推進策略。

**第一步，從現有的通識教育選修課入手，精心設計和管理，使其精緻化、核心化、規範化，提高品位和地位。**

各大學的通識選修課大多是從全校公共任意選修課演變而來，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發展過程。最初，為了能開設出更多的課程，滿足廣大同學的選課需求，各大學普遍採取了教師自願申請開課的方式，雖然也仿照哈佛大學的核心課程進行了不同的分類，但由於缺乏更深入的整體規劃和精心設計，所以課程因人（教師）開設、隨意開停（課），導致通選課結構雜亂無章、品質差、地位低，難以保證通識教育的效果，而且嚴重影響了通識教育課程的聲譽。當務之急是要給予通選課足夠的重視，一改以往粗放管理、隨意開設、無人重視的「雜亂差」現狀，最好有專門的機構進行管理，從教學目的、課程體系、教學方式、授課師資、學習要求等多方面進行精心設計和嚴格管理，有專項經費和相關制度予以支持。這樣，才能改變其「雜亂差」的現狀，使有限的通選課學分真正發揮作用。此項措施因為不涉及整個課程體系及學分的調整，相對比較容易改進。目前香港、台灣的一些大學，以及內地的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均採取了此項舉措。

**第二步，在保持現有課程結構的前提下，將一些公共必修課程通識化，使其真正發揮通識教育作用。**

通識課程改革首先遇到的困難便是有限的課程總量與各方面需求的矛盾。從中國大學課程的學分結構看，公共基礎課和通選課所佔比

重並不小，通識教育選修課學分有限，發揮作用的空間也十分有限。因此，在保持學校現有課程結構不變的前提下，要想謀求通識教育更大的發展空間，關鍵在於將共同必修課「通識化」。如可以適當減少外語學分，增設大學語文課程；可以將現有的「兩課」擴展到更廣闊的歷史、哲學、文化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讓學生廣泛領略人類文明帶給人的精神愉悅和震撼；也可以將「兩課」與現有的通識選修課整合設計，釋放出更多學分構建通識課程體系等。

在此方面，台灣的經驗頗值得內地借鑒。目前內地高校公共必修課中的「兩課」非常類似於台灣以前的「黨化」教育課程——即作為「共同必修科」的三民主義、國父思想、憲法精神等。台灣於1984年開始大力提倡通識教育時，同內地一樣，也主要是通過讓學生選修6-8學分的通識選修課進行的。但通選課的地位和品質都沒有得到保障，被戲稱為「營養學分」、「裝飾課程」，批評之聲不絕於耳。直到1994年，台灣教育行政部門取消了對黨化課程的硬性規定，許多大學將通識選修課程與共同必修課一起規劃，共同體現通識教育理念，這樣一來，通識教育課程的學分由8個增加到三十個左右，品質和地位得到迅速提升（龐海芍，2007，頁79-82）。

**第三步，逐步改革大學四年的課程體系，建立通識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

由於中國長期實行專業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不論是教育目標、課程體系、教學方式方法，還是行為習慣、相關制度，都已經與專業教育模式相適應，僅靠局部的課程改革很難真正體現通識教育理念。

以課程的組織和管理為例，在本科課程體系的三大類課程中，學科基礎課和專業教育主要由各專業院系組織和管理，並為「自己的學生」講授；公共基礎課（通識課程）則由專業院系為全校各個院系的學生提供，一般由教務處進行組織和協調，並根據各院系承擔的教學

工作量核算編制或經費。在這樣的課程管理機制中，顯然親疏有分，內外有別，相對於專業課程，通識課程不受重視。更何況在學科、專業佔主導地位的大學裏，教師首先追求的是在專業研究領域的成就和同行認可，院系也更重視自身的學科專業建設，很少花大量的精力和資源來精心規劃和執行通識教育課程。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大學裏也普遍存在。如85%的美國大學採取的是「分類必修」的通識教育課程，即學生需要到各院系開設的課程中修讀一定的科目作為通識課程學分，由於科系本位主義的影響，各院系一則更重視所開課程的專業教育目的，二則因為來修讀通識課程的不是本院系的主修學生，因此並不十分受院系重視，通識課程的品質也因此常常得不到保證（黃坤錦，2006，頁217-218）。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史上，也常常出現相關部門難以統籌和安排院系的教學資源，專業院系對通識教育的認識不足、投入不夠，難以開設出滿意的通識課程等問題（梁美儀，2005，頁72-78）。

那麼，如何在專業教育佔主導地位的大學裏加強通識課程？成立通識教育專門機構、給予相應的激勵政策和經費投入不失為一條捷徑。目前，美國、台灣和香港的大學大多設立有通識教育中心，作為與院系平行的教學組織，專門進行通識課程的規劃、實施、組織、管理等，對提升課程的地位和品質有很大的幫助。如台灣清華大學1989年成立了通識教育中心，專門從事通識教育規劃、管理、部分課程教學及組織有關講座活動等；同時還設有共同（通識）教育委員會來統籌、協調各院系開設通識課程事宜。同樣，香港中文大學設有大學通識教育部，負責統籌由7個學院四十多個學系提供的兩百多門通識科目，發展通識課程教材，舉辦通識活動如專題研討會、讀書會等。校方還為通識教育部提供了充足的資源，支持通識課程建設（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2006，頁3）。

目前，某些中國內地的大學也建立了類似組織，如清華大學的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復旦大學的復旦學院等。但如果讓它們真正肩負起規劃和統籌通識教育課程的重任，既要賦予他們一定的課程規劃和管理許可權，也要提供足夠的課程建設經費以保證能夠吸引到各專業院系的優秀師資開設高品質的通識課程。即便如此，在專業院系林立的大學裏，沒有學科專業歸屬的通識教育機構還常常處於「無權無勢」的尷尬地位。

近幾年，內地一些高校嘗試成立了專門的、具有通識教育性質的學院（以下簡稱「通識教育學院」），專門負責大學一、二年級本科生的教育教學管理。從目前運行以及長遠發展來看，這些通識教育學院面臨着以下困境：首先，它們大多只負責本科一年級和二年級的教育管理工作，經過一兩年的通識教育之後，學生依然進入到各個專業院系，通識教育學院並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學生或畢業生，久而久之，可能會淪為大學「預科班」；其次，通識教育學院大都是只有管理人員，沒有專業教師，當然也沒有學科專業、科研經費和成果，長此以往，在學科專業佔主導地位的大學裏，通識教育學院恐怕難以和其他專業院系取得同樣平等的地位。第三，即使通識教育學院擁有了一批通識課程專任教師，如果離開了本學科專業的滋養，教師也很難得到進一步發展。這樣下去，通識教育學院很難靠自身的「實力」謀求發展，其地位和權利只有靠大學領導來賦予，而一旦失去了領導的重視和支持，通識教育學院的發展就會處於被動局面。

因此，要從根本上提高通識教育的地位，還需要更深層次的組織制度變革。實際上，大學的院系既是一級行政機構，也是將某一類學科、專業連接起來的機構。也就是說，院系這一組織形式將不同學科專業的人員維繫在一起，使不同學科之間的界限進一步明晰化，並以行政機構的方式形成學科壁壘。那麼，與之相適應，課程與教學體系

也是以學科為中心組織進行的，由此又實現著專業化的人才培養目標（余東升，2005，頁4-6）。實施通識教育，表面看需要改革課程設置，實際上將涉及到大學的教學制度乃至組織制度變革。因此，必須在通識教育辦學理念的統領下，重新全盤考慮大學生應具備何種知識與素養，改革課程體系，建立有關制度，最終建立通識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

## 參考書目

### 中文參考書目

1. 王義道（2006）。〈大學通識教育與文化素質教育〉。《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3期，頁2-8。
2. 余東升（2005）。〈通識教育：知識、學科、制度整合的新範式〉。《醫學教育探索》，第1期，頁4-6。
3. 施良方、崔允漭（編）（1999）。《教學理論：課程教學的原理策略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4.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編）（2006）。《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概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
5. 張英（2007，5月24日）。〈大學語文修成正果？〉。《南方週末》，第D27版。
6. 梁美儀（2005）。〈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第10期，頁72-78。
7. 黃坤錦（2006）。《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美國心靈的攀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8. 虞兆中（1989）。〈通才教育在台灣大學的起步〉，《台大評論》，頁98。
9. 葉瀾（1991）。《教育概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0. 赫欽斯 (Hutchins, R. M.) (著), 汪利兵(譯) (2001)。《美國高等教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1. 龐海芍 (2007)。〈通識教育：台灣與大陸之比較〉。《中國高教研究》，第6卷，頁79-82。
12. 龐海芍 (2009)。《通識教育：困境與希望》。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13. 羅索夫斯基 (Rosovsky, H.) (著), 謝宗仙等 (譯) (1996)。《美國校園文化：學生·教授·管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外文參考書目

1. Harvard Committee. (1945). *Harvard Committee report: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4). *A report on the Harvard college curricular revie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